

论《长生殿》的情爱主题与写情艺术

孙桂平

(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 要探讨《长生殿》主题, 只能依据剧本中的《自序》、《例言》与《传概》三则材料。《长生殿》只有唯一的主题, 即情爱主题。洪升塑造杨妃形象时, 情感倾向基本上回归到中晚唐, 择取了同情、回味与美化的态度; 在价值观上则运用了汤显祖的“至情观”, 使杨妃的文化品格得以升华。对于李隆基形象的理解, 不同时代的文人是不断渐进的。洪升写李杨情爱时别具匠心: 第一, 写出了李杨不断深化与升华的情爱过程; 第二, 写出了李杨情爱的风流本色; 第三, 化用织女牛郎故事作合李杨的天上之情。

关键词: 洪升; 《长生殿》; 情爱主题; 至情观

中图分类号: I207.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2-0081-06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2.15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20世纪后半叶,《长生殿》一度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学者围绕着“《长生殿》是否在于写情”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但至今未形成定论^[1]。本文拟就此略述己见,并进而评议《长生殿》的写情艺术。

一、“李杨情爱”是《长生殿》的唯一主题

主题问题是《长生殿》研究的重点之一,出现了爱情主题、社会主题、历史主题、双重主题和多重主题等见解^[2]。但学者们在讨论过程中对“主题”一词内涵的理解似乎有模糊之嫌,即《长生殿》的主题到底是指:洪升主观上想通过《长生殿》写什么?还是指:《长生殿》客观上主要写了什么?

我以为应当将“《长生殿》主题”的内涵确定为:洪升主要想通过《长生殿》写什么。原因在于,《长生殿》客观上写了爱情、历史、世道人心、种族矛盾、君臣关系和盛衰兴亡等诸多内容,如果将作者的意旨置而不论,爱呈辩才的学者总能从自己的角度找到足够的根据把其中的任何内容确定为主题。但洪升主要想通过《长生殿》写什么,则必须求证于文献,容不得妄自立论。

要探讨洪升主要想通过《长生殿》写什么,就必然牵涉到材料利用的问题,我认为只能依据《自序》、《例言》与《传概》。其中《自序》和《例言》是洪升在《长生殿》问世之际的自我表白;《传概》系对全剧思想内容的总括,也可以看作洪升的夫子自道。这三则材料最能直接说明问题。而《长生殿》第二出到第五十出的内容,限于剧本代言代行的体制,不具有言作者之志、抒作者之情的功能,不可以用来探讨《长生殿》的主题。至于学者们探讨《长生殿》主题时习惯

收稿日期: 2008-09-12

基金项目: 集美大学科研基金(4411/c60726)

作者简介: 孙桂平(1973-),男,安徽枞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于杂用洪升本人的相关诗文和他人的序言(比如徐灵昭序、吴舒鳧序、汪燿序和毛奇龄序等),或无关于《长生殿》本文,或与洪升本人初衷不切,均不足取。根据《自序》、《例言》与《传概》,我们大致可得出以下论断。

其一,三则材料均论及李杨爱情。《自序》云:“第曲终难于奏雅,稍借月宫足成之。要之广寒听曲之时,即游仙上升之日。双星作合,生恒利天,情缘总归虚幻。”^[3]《例言》云:“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为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3]《传概》[满江红]云:“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慳,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3]这些都肯定了李杨爱情的美好与可贵,并寓含有“重情”与“贵情”的男女情爱观。可见洪升是想通过《长生殿》写男女爱情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主题。

其二,洪升在《自序》和《例言》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处理李杨故事这一历史题材的立场。《自序》云:“因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非曰匿瑕,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3]《例言》云:“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而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遗事》、《杨妃全传》。若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览者有以知予之志也。今载《长恨歌》、《传》,以表所由,其杨妃本传、外传、及《天宝遗事》诸书,既不便删削,故概置不录焉。”^[3]显然,洪升写作《长恨歌》时既无意于遵循史实,也没有采取史学的视角安排剧情。洪升取舍史料的文化立场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这充分说明,认为《长生殿》存在一个历史主题的观点大大误解了洪升本意。

其三,在《自序》、《例言》与《传概》三则材料中,唯一能与社会主题联系起来的是这样几句:“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且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3]但此前陈鸿《长恨歌传》已言:“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4]陈氏的评论系站在男权的立场上,表达了“女人是祸水”这样一种社会道德立场。洪升仅从人性的角度立论,对“穷人欲祸败随之”的批判,虽兼及李杨,但重点在唐玄宗。而且洪氏的议论最终还是归结为“死而有知,情悔何极”,对杨玉环的深情和痴情著墨称赏,所以不妨可以看作是对陈鸿道德立场的反驳,其原意在标新立异,而并非想借《长生殿》传达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

略言之,《长生殿》应该只有唯一的主题,即情爱主题。

二、《长生殿》对杨妃形象的推陈出新

焦循《剧说》云:“(洪升)荟萃唐人诸说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丽色段以润色之,遂为近代曲家第一。”^[5]称赞《长生殿》是集李杨故事大成的剧作。其实剧中的杨贵妃,也是汇融古今诸家理解之长而造就的优美形象。而洪升之前,对杨妃的理解的历史脉络大致如下。

李白有《清平调词三首》,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词明写牡丹,兼美贵妃,一时传诵。可见,杨妃的美好形象以及她的生活方式,象征了盛唐文化的菁华,这一点当时大众与李白深有同感。另一方面,在安禄山叛乱发生之后,陈玄礼以专权误国名义贼杀杨国

忠，进而把杨妃胁迫致死。这显然是将杨妃当作国乱之祸根。杜甫《北征》有诗句与之呼应：“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可见，“杨妃乱国”也是当时社会的共识。这是后来者褒贬杨妃两大传统得以形成的渊源。

由于杨妃身上体现了盛唐文化的菁华，她的死其实标志着一个繁荣时代的终结，带来了社会群体共同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表现在对杨妃之死的态度上，最终通过三种方式得到补偿：第一，同情。如杜甫《北征》所言：“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第二，回味。即大众在津津乐道李杨风流韵事的过程中，能体味盛世繁华的景象。相关风流韵事的传说，见载《四库全书》著录为小说类的《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和《西阳杂俎》等当时的笔记。第三，美化。如白居易《长恨歌》，将“花钿委地无人收”的悲惨结局，幻化为灵界成仙的优美故事。这些是马嵬事变后，唐人对于杨妃之死的基本感受。

虽然“杨妃乱国”是安史乱中的社会共识，但中唐以后人们提及杨妃，则多本之同情。即使要批判，如杜牧《过华清宫》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李商隐《马嵬》之“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也只是温和的讽刺。“杨妃乱国”的历史观是在五代、北宋时期通过史书的编纂得到强化的。尽管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未将盛唐转衰直接归因于杨妃，但都一致指出：由她开拓出的杨家势力，于国运的逆转责无旁贷，这是历史上的前车之鉴。

在公开宣称以程朱理学治国的元、明两代，社会舆论对女性的道德要求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严格。受理学文化氛围与正史定论的影响，人们对杨妃的理解很自然地是以贬斥为主。这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白朴《梧桐雨》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写得那么暧昧，为什么《惊鸿记》将杨妃视为“祸国殃民”的“祸水”，为什么孙郁在传奇《天宝曲史》中直言杨妃为寿王之妃、安禄山之义母。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元、明剧作家们根本就很难设想杨妃可以被处理成纯情优美的形象，虽然白居易《长恨歌》早已经导夫先路。

洪升在塑造杨妃这个形象时，有着向《长恨歌》复归的明确意识，如《例言》所说：“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3]虽然陈鸿说白居易《长恨歌》有“惩尤物”的意旨，但诗歌本身确实没有写到这层意思。《长恨歌》中可爱而多情的杨玉环，是《长生殿》中杨妃形象的蓝本。这样一种似乎并不经意的复归，其到来并不容易，因为需要克服理学文化与正统史观的先天钳制。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应该是导引洪升重塑杨妃形象的关键。

汤显祖持心学观使杜丽娘的人性得到极大的解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至情”形象。杜丽娘形象的突出贡献在于：她在剧中的文化先进性超越了包括柳梦梅在内的所有男性。洪升对此是颇有会心的，其女洪之则记父评《牡丹亭》语云：“搜扶灵根，掀翻情窟。”^[6]认为这是从来填词家履齿所未及，汤氏所以能雄居词坛，这是明证。洪升虽然不奉持心学，但汤显祖的至情观无疑使他大受启发；他将杨妃从正统史观与理学文化观中“解救”出来，把她塑造成纯情优美的形象。对此洪升在《例言》中早有交代：“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3]暗示杜丽娘与《长生殿》中杨妃之间的连续性，可惜向来未被学界深入挖掘。

洪升将杨妃从正统史观与理学文化观中解救出来的努力，也可据《长生殿》予以分析。《长生殿》忽略杨妃为寿王之妃、安禄山之义母，是避免触犯理学重视贞节的价值观念。《冥追》以“奴家岂能无罪”的简单忏悔，卸落了杨妃所承载的所有历史重负。而升仙并与李隆基团圆的结局，又给杨妃增添了飘逸梦幻之美。这体现了洪升在塑造杨妃形象时，情感倾向基本上回归到中晚唐，择取了同情、回味与美化的姿态；在价值观上则运用了汤显祖的“至情观”，使杨妃的文化品格得以升华。

三、《长生殿》对李隆基形象的改造

对于李隆基形象的理解,不同时代的文人在是渐进过程中不断升华的。白居易《长恨歌》虽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和“春从春游夜专夜”指出了李隆基的昏庸,但更主要的,是描画了他对杨妃丰富而细腻的思念之情。

元代白朴《梧桐雨》^[7]对李隆基形象的处理大致是沿着《长恨歌》走下来的:剧作虽暴露了李隆基“因歌舞坏江山”,但主旨是肯定他爱恋杨妃的生死不渝。与《长恨歌》略有不同的是,《梧桐雨》写安禄山的叛乱目的,在“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并不忌讳揭露杨、安之间的私情,从侧面透露了李隆基的昏庸。而且,剧本将安禄山叛乱成功的主要责任归于“文武两班”,对李隆基的谴责则非常有分寸。另外,由于剧本的结构阔大,内容丰富,《梧桐雨》所描绘的李隆基的性格,较之《长恨歌》要更为具体鲜明。

明代佚名《惊鸿记》^[8]将李隆基写成了风流好色的昏君,既与梅妃有“梅亭私誓”,又与杨妃有“七夕之盟”。这样一心两用的情感状态,即使可以算成帝王合乎情理的风流韵事,也远远不能符合人们对于专一爱情的期待。因此,《惊鸿记》中的李隆基形象必然地不会令人感动,比之《长恨歌》与《梧桐雨》,算是倒退与落后了。

至于清代孙郁《天宝曲史》^[9]中的李隆基,不仅同时爱恋着杨妃,而且在杨妃的故意安排下与虢国夫人私通,又与秦国夫人勾搭,是个标准的好色者与肉欲主义者,风流韵事尚且算不得,与真挚的爱情自然有万里之遥。故《天宝曲史》中李隆基的形象,又当在《惊鸿记》之下。

《长生殿》在处理李隆基这个形象时则手法巧妙。一则将李隆基对于安禄山叛乱的责任降到最低。一个为女人误国的帝王,即使他的真情非常令人感动,但在理智上无疑要被打个折扣。洪升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长生殿》设置第三出《贿权》,将安禄山不仅得以免罪而且能够留京封王的罪过主要归于杨国忠。而《献饭》中一句“此乃朕之不明,以致于此”的悔叹,足以使人生发同情之心,而有“从一切罪过,悉皆免除”的剧场效果。《长生殿》中的李隆基因此成了基本上没有罪过的帝王,这样的帝王,如果有了真挚的男女情爱,那显然是令人赞赏的。二则杨妃被六军不发逼死时李隆基的表态,向来是剧本的难写之处,但《长生殿》处理得很好。如《梧桐雨》第三折:“旦云:妾死毫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得报,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正末云: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旦云: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正末云:寡人怎生是好?”这里就暴露了李隆基在大难临头之际,不顾杨妃死活的自私心理,于后来展现对杨妃的思念之情成了绝大障碍。《长生殿》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埋玉》:“(生)妃子说哪里话,你若捐生,朕虽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以杨贵妃自愿舍身,高力士从旁劝说,让李隆基在无奈的悲痛中下场。如此,在杨妃死后,再去写李隆基思念的深哀巨痛,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四、《长生殿》处理“李杨情爱”的匠心

涉及到李杨故事的作品,自白居易《长恨歌》以下,现存的文本(包括残本)主要有陈鸿《长恨歌传》、乐史《杨太真外传》、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关汉卿《哭香囊》、白朴《梧桐雨》、岳伯川《梦断杨妃》、屠隆《彩毫记》、佚名《惊鸿记》、尤侗《清平调》和孙郁《天宝曲史》。仅存目的有元代白朴《唐明皇游月宫》、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与《杨太真浴罢华清宫》、李直夫《念奴教乐府》、汪道昆《唐明皇七夕长生殿》、徐复祚《梧桐雨》、叶宪祖《鸳鸯寺冥勘陈玄礼》、程士廉《幸上苑帝妃游春》、王湘《梧桐雨》、傅一臣《钿盒奇姻》、无名氏《秋夜梧桐雨》、《明

皇望长安》和《舞翠盘》、无名氏《沉香亭》、吾邱瑞《合钗记》、《永乐大典·宦门子弟错立身》提到的《马践杨妃》、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洗儿会》、《击梧桐》、《广寒宫》、《张与孟梦杨妃》、《夜半乐打明皇》和《梅妃》等院本。此外，唐、五代笔记《明皇杂录》、《明皇十七事》、《安禄山事迹》、《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和《国史补》等也都载有李杨旧事，南宋时期《绿窗新话》集录有《杨贵妃私通安禄山》、《杨贵妃窃宁王玉笛》、《杨贵妃舞霓裳曲》、《唐明皇咽助情花》、《明皇爱花奴羯鼓》、《虢夫人自有美艳》和《永新娘最好善歌》。这一题材的作品之多，恰似“万紫千红”。洪升《长生殿》处于末流能集大成而有名，可谓“老树春深更著花”。《长生殿》之所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因为洪升写李杨情爱时别具匠心。其匠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写出了李杨不断深化与升华的情爱过程。以往剧本写男女情爱实现的过程，总是以偶然相会开始，一见钟情后又因某事牵合，经历许多曲折后最终得成眷属，以《西厢记》和《牡丹亭》为代表的男女情爱经典就是这种模式。《长生殿》所写系历史上真实人物，对李杨情爱过程所作的描写必然要大致符合史实，因此无法使用现成的套路。有三点最值得分析：第一，《长生殿》中杨玉环是因钦命与李隆基结合的，第二出《定情》直接以赠受钗钿将李杨的情爱关系稳定下来。这在一般的男女爱情戏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过早地展示了圆满结局，会阻断观众对于爱情曲折与风波的期待。但洪升以此为剧情的起点，照样写得自然流畅。第二，《献发》和《复召》不仅写杨妃态妒情真，也写明皇受离别之苦的煎熬。《夜怨》和《絮阁》不仅写杨妃妒意横生而言辞微妙，也写明皇为情忍耐而不愿呵斥。《密誓》写杨妃软语乞盟，明皇欣然迎合。《埋玉》不仅写明皇执着于真情，宁可国破家亡，不肯抛舍杨妃；也写杨妃深明大义，主动请求明皇舍去己身，以保宗社。这几出将杨妃的情感表现得非常主动，将李杨的情感处理得非常平等。如此，剧本中李杨爱情很自然地得到深化。第三，白居易《长恨歌》写杨妃升仙，嘱咐道士转告明皇词句有云：“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大抵是安慰明皇，并未有别后相见的事实，后来小说家、剧作家多依此敷衍而未能别出心裁。《长生殿》写明皇与杨妃生离死别后天上作合，其想象可谓出人意表，使李杨情爱得以升华而更加优美。

二，写出了李杨情爱的风流本色。男女情爱而可称为风流者，往往是在肉欲的享乐之外，别出一段审美的意趣。《长生殿》第四出写明皇观杨妃睡态：“试把绡帐慢开，龙脑微闻，一片美人香和。瞧科，爱他红玉一团，压着鸳衾侧卧。”第十二出写明皇赞杨妃制谱：“（生）妃子，妃子！美人韵事，被你都占尽也。”“细按音节，不是人间所有，似从天下，果曲高和寡，妃子，不要说你娉婷绝世，只这一点灵心，有谁及得你来？”第十六出写明皇赏杨妃舞态：“妙哉，舞也！逸态横生，浓姿百出。宛若翻风回雪，恍如飞燕游龙。真独擅千秋矣。”第二十一出写明皇爱杨妃浴合后的娇态：“妃子，看你似柳含风，花怯露，软难支，娇无力，倩人扶起。”洪升在剧本里变换多种视角不断地描写杨妃的美，而将明皇当作知美爱美的鉴赏者。这样一种对风流场景的刻意铺写，《长生殿》以前作品均无法媲美。

三，化用织女牛郎故事作合李杨的天上之情。写李杨天上人间离别相思之情的，以《长恨歌》为早。如陈寅恪所言：“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尚大抵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事，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10]《长生殿》就是据此而铺展，以生花妙笔牵合嫦娥与织女，遂使故事更为曲折，情境更加具体。如第十一出《闻乐》写杨妃以故蓬莱玉妃的身份被嫦娥邀至月宫听曲，第二十三出《密誓》写织女牛郎鹊桥证盟，第三十三出《神诉》写织女垂询杨妃怨情，第三十七出《尸解》写杨妃尸解上升，第四十出《仙忆》写寒簧奉月主娘娘之命向杨

妃索取曲谱,第四十四出《怱合》写织女与牛郎七夕之夜议论李杨事,第四十五出《雨梦》幻出陈玄礼与安禄山,第四十六出《觅魂》写杨通幽漫游云霄,第四十八出《寄情》写杨妃以钗钿传情,第五十出《重圆》写李杨因真情而越生死界限于天上重合等,均极富虚幻浪漫气息。其蕴涵的精神内质,较之《牡丹亭》的幽隐奇怪,显得健康活泼。不过,李杨天上人间的相互思念虽美好绵长,但前此李杨情爱既已深化至极,其风流本色亦已穷形尽相,故全剧自《埋玉》以后,有关李杨的剧情便再无精彩表现。正因为这一点,《长生殿》后半部是否“败笔”,就一度成为学界争论的问题^[1]。实际上,《长生殿》后半部写李杨情爱所具有的奇幻色彩,足为中国浪漫文学的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足以使剧情松散的欠缺变得无关要旨。

参考文献

- [1] 李晓. 二十世纪的《长生殿》研究[J]. 戏曲艺术, 2000, (2): 74-78.
- [2] 李舜华. 世纪回眸: 洪升与《长生殿》的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01, (2): 27-33.
- [3] 洪升. 长生殿[M]. 徐朔方, 校注. 第2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
- [4] 陈鸿. 长恨歌传[C] // 卞孝萱, 周群, 编. 唐宋传奇经典.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93-95.
- [5] 焦循. 剧说[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79.
- [6] 吴舒凫. 三妇评本《牡丹亭》所载《还魂记》或问十七条选录[C] // 徐朔方. 汤显祖诗文集: 下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1558-1559.
- [7] 白朴. 梧桐雨[C] // 藏懋循. 元曲选.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348-364.
- [8] 佚名. 惊鸿记[C] // 康保成. 明清传奇选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101.
- [9] 孙郁. 天宝曲史[C] //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古本戏曲丛刊: 第3集.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7: 1-116.
- [10]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新1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3.

Love Theme and Love Description in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SUN Guip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361021)

Abstract: The theme of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lies in the Preface, Illustration, and the Summary of each Act. Actually love was the only theme of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While portraying the character of Yang Yuhuan, the author's writing tendency drew back to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and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author selected manners of sympathizing pondering over and prettifying. Hong Sheng applied Tang Xianzu's world outlook of admiring pure love that directly made Yang Yuhuan's cultural grade sublimated. It had been advanced gradually 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 of Li Longji in literature. Hong Sheng showed ingenuity in describing love between Yang Yuhuan and Li Longji, including their deepen process, their true romantic qualities and their love in the heavens.

Key words: Hong Sheng;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Theme of love; World outlook of admiring pure love

(编辑: 饶道庆)